# 籌辦夷務始末

#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二月癸未。

諭內閣。用兵之道。貴乎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誠以紀律嚴則法度自昭。賞罰信則德威並濟。我國家承平垂二百年。各省將弁。所以恩養而教育之者至優極渥。偶遇徵調。宜如何爭先思奮。為國立功。乃自上年軍興以來。屢與暎夷接仗。惟定海一役。力戰六晝夜之久。擊斃夷匪無數。其餘各仗。帶兵各員。不能申明紀律。激勵士卒。以致臨陣脫逃。非逆夷之兇燄竟不可當。實由統兵大臣。一味姑容。故將士不能用命。若不亟加整頓。何以挽積習而勵軍心。著揚威將軍參贊大臣等。 失守各城。首先逃

走之將弁兵丁。嚴切訊明。即照軍法從事不稍寬縱。惟犯法者既正刑誅。立功者當膺懋賞。激勸以壯其氣錫賚以獎其勞。全在該將軍等開誠布公。勗以忠義。使人人有勇知方。同心敵愾。似此貪狡兇夷。罪惡貫滿。揆之人心。天理。殲滅何難。若使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自可迅奏膚功。茲特發去內庫花翎五十枝。藍翎五十枝。搬指八十箇。翎管四十箇。小刀九十把。火鐮七十五把。六品頂六十箇。七品頂八十箇。著珠勒亨等帶往軍營。交揚威將軍奕經等祇領。其將備兵丁及收羅異材。並檄調各省官弁人等內。如有拔幟先登。不避鋒鏑。斬獲夷目者。該將軍等即將送去各件。優加賞賚。仍敘述事跡。據實保奏。朕必破格施恩。

該將軍等惟當恩威並用。整飭戎行。以副朕綏靖海疆之意。

大理寺少卿金應麟奏。竊臣籍隸浙江。聞鎮海未失之時。凡兵丁衣帽。該夷以洋銀收買。以致鎮將左右。均屬漢奸。其礮被鹽汁澆灌。不能點放。弁兵並不防守。而失事之後。官兵反行搶掠。迫至省城文員再三勸諭。不肯渡江東去。嗣江西兵到。看此光景。相率效尤。不欲前進。該撫哀乞不已。垂涙起程。多方逗留。其恇怯無能。已可概見。是非申明軍法。恐各兵並無戰鬭之志也。現聞該夷自占鄞縣以後。招集生監。將該處天一閣書籍內地圖。在月湖書院講求繪畫。其兵船漸次散去。並不令漢奸在伊船內。是其互相

猜疑。正為用間之時。或在彼開鋪以察其心。或偽作奸書以惑其志。亦當早為之所也。夫文員懷印而逃。以投池為故套。武弁棄城而潰。以退守為自全。問敵情則茫乎不知。聞訛言則各自奔散。紀綱不立。號令不行。雖百萬之師。終歸無用。所謂委而去之也。況徵調士卒。內帑將空。添雇鄉兵。民財又竭。經年不戰。處處添防。二三年間。恐難支拄。臣又聞該夷所恃。惟在巨礮。其船亦最長大。不敢停泊一處。或二三十里。或四五十里。是宜乘夜潛攻。用悶香以迷之。設水礮以擾之。以智不以力。欲詐不欲信。夷性多疑。未有不敗者也。臣伏覽兵家之書。訪之老卒。凡口傳方藥歌訣

圖說。及前人論說。有合現在兵機者。彙為一編。其中如火

能經心器等書。未能致遠者。存其方而不用其式。如自娛

心書治平勝算等書。可仿照者。圖其樣而並採其說。雖不

必盡可行用。而變通推廣。存乎其人。不揣冒昧。敬

呈

御覽。可否

飭交揚威將軍採擇之處。出自

聖裁。

又

金應麟又奏。再自來水戰。以大勝小。以堅制脆。倭患之平。

實由於此。今聞該夷兵船甚巨。為內地所無。其杉板船僅

及艙下。緣梯而上。高六七尺。船内有三層。前後直出大木。盤放蓬索。蓬亦最多。牆板寬闊。兵可操演。桅有飛礮。並有轉動樓房。安設千里洋鏡。用以瞭望。船木本堅。外加牛革五六層。銅鐵四五層。以魚油沃之。燒之不可。擊之不碎。而夷人狡詐。每設鐵纜以防泅人。如魚網然。包船而過。安設木架。日轉三次。大魚游過。被其纏住。中列利刃。觸之立僵。其柁有三。每夜敲擊。名曰坎柁。以防奸細。故每次戰攻杉板船不可碎。而兵船不可破也。兵船不多。能去其三四。即挫其鋭。白夷最貴。所嗜牛羊雞鴨鮮果之屬。到處皆須接濟。招集女妓。淫戲無度。不令漢奸居船。而接濟之人。以送

物之故。在舟留飲。夷人恃有犀革。能耐刀箭。兩腿輭弱。一擊即倒。如有附近居人。以送物為名。上彼兵船。點然悶香。復擊以木棒。燒其藥艙。百餘死士。即可以破一艙矣。

諭軍機大臣等。金應麟奏進呈火器圖說一摺。據奏逆夷漢奸。互相猜疑。宜於用間。夷船畏火。宜於乘夜潛攻。所進圖說。多係前人成法。又另片密陳用計破船之法。現值軍務緊要。正宜集思廣益。該將軍等於一切攻戰器具。及逆夷情形。當已胸有成竹。該少卿所奏各情。及所進圖說。自在該將軍等意計之中。或採訪尚有未及。不妨博取備用。著將原摺片及圖說一併發給閱看。是否可行。著即悉心籌畫。隨時陳奏。

申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逆夷於本月十五日。駕坐
火輪杉板等船。竄入餘姚。至十六日將縣城攻陷。臣接據
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等報。於十九日會同將軍臣奇明
保副都統臣恆興恭摺具奏。並聲明該縣失守情形。容俟
查明另奏在案。旋於二十日。復據鄭祖琛等報稱該逆於
攻陷縣城後。復竄至縣屬分水港地方。該處防守之江西
兵。亦即潰散。營帳被燬。逆眾退回縣城焚掠。至十八日全
數上船。由甯波一路退回等情。臣以該逆狡詐。果否實已
退回。正在確查間。二十日復接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甯波
城守營都司李宗白等稟稱。十八日夷船由餘姚轉回。在

該縣赭山渡小西壩等處停泊。十九日卯刻。夷匪一千餘名。攜帶槍礮器械。至該縣東門外。該縣等督帶兵勇堵禦。逆夷鳥槍利害。縣城兵勇無多。先有夷匪百餘人。用竹梯登城。蜂擁而下。開門放入多夷。該縣等見兵勇不能抵禦。退守西門。即招義民併力防堵。詎逆夷直至各衙署搶掠。燒燬署中房屋。及至集聚義勇多人。該逆膽怯。即出城至大西壩下船。轉回寗波。並准提督余步雲函稱。探聞逆夷闖入慈谿縣城。祇燒燬衙署。並未擾民各等情。臣當即委員代理餘姚縣事。前往安撫居民。並飭慈谿縣查明縣民果否實未被擾。分別覈辦。至餘姚失守情形。前此各處禀

報。均未縷晰聲叙。惟據江西廣信營參將國勒明阿稟稱。該員帶兵四百五十名。在餘姚分水港即斗門地方防守。本月十五日。接餘姚縣彭崧年知會。有夷船駛至城外。嚮往救援。該員帶兵馳往。與江西浙江各兵。至城東禦敵。十六日黎明。逆夷用礮攻城。該員與江西遊擊羅廷芳及浙省各營官弁。督兵開礮。擊斃夷匪多名。因該逆由西門入城夾攻。前後受敵。以致縣城失守。已刻追至斗門。彼此對敵。復斃逆夷多人。因官兵勢弱。被其沖散等情。臣以所稟輾轉支飾。顯有未確。當即專人密往訪查去後。茲據回省面稟。據稱逆夷於十五日。駕火輪杉板。及內地漁舠等船

數十隻。由甯波駛至餘姚之蜀山渡。見該處駐有防守鄉勇。並有夫役工匠。在彼築石釘樁。阻塞河道。該逆即開放大礮。將釘樁所用船隻擊毀。鄉勇夫役。間被擊斃。各勇役隨即逃散。夷船駛至縣城外江橋地方。該處駐有兵丁。並設有大礮四位。該逆復開礮轟擊。我兵抵禦不住。即棄礮入城。各礮被逆所取。逆夷在橋上並火輪船內。向城開放槍礮。我兵先亦在城放槍。後各逃散。該逆追至斗門。因見江西兵在彼駐防。復放槍礮。江西兵即時奔潰。並據委員衢州府司獄林朝聘稟稱。逆夷火輪杉板等船。於十五日申酉二刻。陸續駛至餘姚城外。該員與署餘姚縣彭崧年。

邀集浙江帶兵官參將文斌都林保游擊柴國順都司邵
景陽。江西帶兵官遊擊羅廷芳都司蘇勒通阿詹華山。共
籌戰守之策。各帶兵官。均稱俟參將國勒明阿到城。方能
定局。至十六日子刻。國勒明阿與守備張萬清由斗門帶
兵入城。羣聚會議。各將官先稱弁兵未經行陣。戰守皆難。
因彭崧年情急。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計。至寅刻分派登
城。城上積雪未消。各兵均有畏難之心。卯刻逆夷已由東
門攻進。各兵即由西門奔出。該員與國勒明阿羅廷芳追
呼弁兵。在城外接待寺列陣以待。不意接待寺山後突出
逆夷數百名。各持鳥槍。將接待寺放火焚燒。直擊我兵背

後。我兵傷亡數十名。餘兵棄械逃奔。該逆追至斗門。又將帳房燒燬。始行轉回餘姚各等情前來。臣查該委員所禀。與臣差探雖不盡脗合。而所言各弁兵畏葸無能情形。約畧相同。且提臣抄送逆夷在餘姚所貼曉諭士民偽示。有到此驅逐官兵。汝等開門不肯抵當之語。則我兵之見敵奔潰。與士民之毫無固志。更有明證。其後該逆自餘姚竄至慈谿。兵勇不如餘姚之眾。然該逆用竹梯爬越入城。復開城放進逆黨。旁若無人。則兵民之先已怯退。亦可想見。查用兵之道。平日訓練有方。臨時士卒用命。遇敵方可禦侮。若師無紀律。兵不奮勇。雖布置嚴密。終屬無濟。此次逆

夷侵犯餘姚。據報登岸者不過六七百人。即合船內人數而計。亦僅止二千餘名。我城內城外分布之兵勇。亦在二千以外。數足相當。且既憑城池。又有礮位。何難併力相持以待援。乃臨敵倉皇。棄械奔潰。實屬庸懦可恨。准揚威將軍等將防守餘姚各員弁。摘去頂帶。移咨臣與參贊大臣特依順查明失守情形。據實嚴辦。臣已飭令鄭祖琛等切實訪查。一俟得實。即咨請該將軍等從嚴參辦。又署餘姚縣彭崧年。前經鄭祖琛等探無下落。現據該縣稟報。伊於縣城失守後。投河自盡。被水勇救起。送至廟山司巡檢署中。迨蘇甦後。仍回城安撫等語。是否屬實。現亦分飭確查。

懍係捏飾。亦當移會嚴參。不稍姑容。至該逆此次復犯餘姚慈谿。或因探知大兵漸集。誠恐我兵在餘姚長駐。重兵赴甯波進勦。是以突來攻犯。探我兵勢。並撓我進兵之計。或另有奸謀。均未可定。現在雖已退回。難保不重來滋擾。揚威將軍等現將湖北河南山陝等省兵二千四百名。交參贊大臣特依順及壽春鎮總兵尤渤等分帶來浙。或駐嘉興。或駐省城。以資聲援。但曹江一帶。止臣遣往之壽春兵四百名。係屬新添。其餘仍係原派之江甯旗兵八百名。及招集之江西並本省提鎮各標潰兵。以人數而計。雖有數千。兼有鄉勇多名。惟兵則半係潰散。勇則未歷戎行。均

難深恃。若於此數內撥往餘慈防守。則夷船一到。勢必仍然瓦解。兵威屢挫。實屬不成事體。且轉以震擾閭閻。若竟不遣兵前往。又恐示之以弱。兇燄益張。臣輾轉思維。迄無良策。且昨又據鄭祖琛等報。或稱該逆欲直犯曹江。或稱其欲犯奉化。或稱其欲犯省垣。雖俱係傳聞之語。但曹江兵氣不振。奉化兵數無多。省城雖添有湖北等兵。而自省至甯。道里綿遠。水陸交衝。守衛甚難。此數處情形。臣知之甚悉。實無一不可危可慮。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逆夷退出餘姚。闖入慈谿。並餘姚失守情形一摺。據奏逆夷於十五日駕火輪杉板。及內地漁釣等船。

由寗波馭至餘姚。各處防守兵勇。即時潰散。該逆向城開礮。江西將弁。經該縣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計。旋被逆夷攻進。各兵奔出。逆復闖入慈谿。爬越入城。焚燬衙署。現仍退回寗波等語。此次逆夷侵犯。統計在船登岸。不過二千餘名。我兵數足相當。且有城池礮位。主客勞逸。形勢瞭然。乃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一見逆夷。輒即紛紛潰散。以致逆夷肆意滋擾。如入無人之境。國家安用此僨軍之將。失律之兵耶。江西新調官兵。如此臨陣倉皇。不戰先逋。尤堪痛恨。現據該撫飭司確查。派員密訪。著奕經特依順文蔚迅飭查明首先潰散之兵。即於軍前梟首示眾。其望風奔竄之將弁。亦即查明據實參奏。請旨正

法。毋稍姑息。江西將懦兵疲。全不足恃。儻仍留營聽調。不止不
能得力。將來各省勁兵。相率效尤。更屬不成事體。著即全數撤
回。由該將軍等通盤籌算。應調何處官兵。著即一面奏聞。一面
先行咨調。毋誤事機。其餘姚縣知縣彭菘年投河遇救一節。仍
著劉韻珂確查具奏。現在賊船已回寗波。其餘姚慈谿等處。若
復添兵防守。直同兒戲。且恐他處兵力轉單。毫無裨益。著奕經
等出示曉諭該處義勇人等。認真團練。各保身家。其先經遷徙
各戶。暫緩歸來。以絕逆夷之望。被難在逃者。由該撫設法妥為
安置。毋令轉於溝壑。至該逆現有欲犯曹江奉化省垣之語。特
依順現已抵浙。著即會同劉韻珂相機酌辦。現在曹娥江最為

扼要。應如何添兵駐守。著即妥速籌商辦理。並責成該提督余步雲竭力保守。儻敢於屢次退走之後。再有疏虞。惟該提督是問。

乙酉。

盛京將軍耆英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盛京直隸山海關各處。所轄海口甚多。水之深淺不一。該夷兵船最大。其次如杉板火輪等船。何項喫水若干。該將軍總督早已諮訪得實。著即派委明幹妥員。各就海口近岸水勢。詳細測量。繪圖貼說。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竊前將奉天海疆水陸最

要之區。如何設法勦禦緣由。於十一月初五日奏蒙

聖鑒在案。至沿海水勢深淺。及何項船隻。可以停泊攏岸之處。茲據奕所派之協領佐領等。會同沿海各旗民地方官。將近岸水勢深淺。旁岸村莊居民數目。逐一分晰詳查。繪圖陸續呈報前來。奕復率同協領等悉心核計。奉天通省大小海口。共三十九處。島嶼共二十二處。惟金州所屬海口內。間有老水貼岸之處。復州所屬常興島以南。濱臨大洋。無論大小船隻。皆可逼近口岸。其餘海口。非水淺灘薄。即礁石沙線。各項大船。均在大洋三四十里。或八九十里以外。下錨停泊。斷難近口。杉板夾船。不拘水勢深淺。均可乘潮

攏岸。除甯遠屬之止錨灣菊花島。長山寺。熊岳之兔兒島。復州屬之松木島鳳鳴島。中島。金州屬之駱馬山。金廠大沙河贊子河。夾心子。碧流河廣祿島。大長山島。小長山島瓜皮島。東西螞蟻島。壺平島豬島。蜂山島。三山島。岫巖屬之雙山子。鹿島。大王家島。小王家島。石城島獐鹿島。鳳凰城屬之窟窿山。小廉島等處。或孤懸海洲。居民無多。或灘長水淺。四面礁石。沙線環繞。該處居民。均可自固藩籬。遇事即令遷移腹地。毋庸撥兵防守外。其甯遠屬之釣漁臺。錦州屬之天橋廠馬蹄溝。牛莊屬之沒溝營。田莊臺。蓋州屬之連雲島。西套島。望海寨。熊岳屬之沙河口。復州屬之

八岔溝。蚊子嘴。楠子溝。五湖嘴。金州屬之龍王廟。旅順口。大孤山。貔子窩。石槽。青山臺。岫巖屬之尖山子。小沙河。達拉腰子。鮑家馬頭。泱那河。青堆子。大孤山。紅旗溝等處。雖有礁石沙線曲折旋繞。有路可通。杉板夾船。雖不能逼近口岸。尚恐隨潮潛入。奴才均經熟籌妥議。或安礟設伏。或分撥兵勇。或責成該旗民地方官。揀派兵役。勤加瞭望。儻有警報。均可隨時應援。以期無誤。又查距岸較近之村屯。先經奴才遵

旨嚴飭該旗民人等。務各深挖土壕。高壘土堡。以避礟火而免疏虞。再奴才所派水師營遴探官兵將諳訪情形。隨時馳報。茲

於十一月十五日。遣探官兵由浙粵旋省。據稱該逆大兵船。形式如梭。長三十五六丈。高闊三丈餘。木質堅實。外用銅鐵包圍。罩以油漆。喫水一丈三四尺。其二號兵船長二十餘丈。高闊一丈八九尺。喫水八九尺。非水深之處均不能逼近口岸。至火輪船大小不一。喫水一丈餘至八九尺不等。杉板夷船長二三四丈不等。高闊數尺。喫水三四尺等語。查該逆杉板腳船。喫水甚淺。易於隨潮駕駛。凡沿海口岸。尤應嚴加防範。不容稍涉疏失。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查明奉天沿海情形。並繪圖貼說呈覽。朕詳加披閱。據稱該省大小海口三十九處。島嶼二十二處。惟金

州所屬海口。間有老水貼岸之處。復州所屬長興島以南。濱臨大洋。無論大小船隻。皆可逼近口岸。其餘海口。非水淺灘薄。即礁石沙線。大船斷難進口。但杉板夷船。均可乘潮攏岸等語。奉天海外。島嶼甚多。若處處駐兵安礮。不但不能得力。且亦無此辦法。著查明民戶寥寥。不難遷移者。即明白示諭。令其暫移腹地。以避其鋒。並將島內淡水。設法下毒。以絕其占據之心。其有島嶼較大。居民不能全移者。除諭令自為團練。各保身家外。並酌留淡水一二處。供民汲取。餘皆置放毒物。使暎逆暗受其害。較之設兵防堵。更為有益。至各屬海口。雖有礁石沙線。曲折旋繞。有路可通者。尚恐杉板夷船。隨潮潛入。均須密加防範。毋稍

疏虞。該將軍身膺重任。務當實心實力。審度機宜。庶幾有備無患。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北塘防守情形。該處有習水打雁民人。令冬無事之時。廣為招募。多備船隻木筏。勤加練習。以備明春之用等因。欽此。臣當即恭錄行知。欽遵辦理。臣思此項水勇。若一色招募雁戶。恐以此為業者。不能甚多。查前次招募新兵。其中即有素識水性者一百餘名。臣前於夏間。閱看該新兵水中技藝。點放槍火。甚屬便捷。用以設伏燒賊。可

期得力。前經奏明在案。此時各海口招募新兵。亦有素識水性者。均可挑出教演備用。現即札飭沿海州縣。暨該管道府。於海濱一帶。先儘雁戶招募。如不能多得。即擇其素識水性。年強力壯之人。廣為招集。令雁戶教演水中打槍。如能練有準頭。便可充作水勇。用以焚燒賊船。一俟募有成數。即斟酌多寡。專派參遊以上大員管帶。以備臨時相機調度。所有船隻木筏硝磺柴草一切器具。並即多為預備。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招募雁戶。並於新兵中擇素識水性之人。派令雁戶教演等語。該處習水打雁民人。銃無虛發。

前經降旨飭令廣為招募。並據奏此項水勇。若一色招募雁戶。不能甚多。此時各海口招募新兵。亦有素識水性者。均可挑出教演。著該督責成沿海州縣。暨該管道府。先儘雁戶招募。如不能多得。即擇素識水性年力强壯之人。廣為招募。派令雁戶教演水中打鎗。務臻熟練。俟募有成數。即專派參遊以上大員管帶。所有船隻木筏硝磺紫草一切器具。並著多為預備。該督務當責力實心。勤加訓練。一經遣派。人人得力。方為有益。不得濫行充數。以致有名無實。是為至要。

丁亥。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𡊮署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穆彰阿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㗀夷自犯順以來。擾及沿海。據我土地。傷我官兵。猖獗情形。中外共憤。粤省為該逆蹂躪之始。必應大彰撻伐。始足快人心而崇國體。前經特派奕山為靖逆將軍。楊芳齊慎為參贊大臣。諭令會同該督撫妥籌進勦。並調撥兵丁一萬餘名。如果彼時謀勇並施。痛加勦洗。使該夷知所儆懼。何至蔓延他省。禍及鄰封。即云虎門失事之後。藩籬未固。不敢輕動。乃近來屢次奏報。據稱已招募義勇三萬餘名。又稱已收回漢奸一千餘名。並稱省河亦次第修復堵塞。似此防守可恃。即應趁勢修築虎門各處礮臺。並進兵收復香港。何以數月以來。奏報摺件。多係尋常事件。任意敷衍搪塞。而於進勦之方。未及一語。是該將軍等所稱

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等語。全不足信。此時夷船大幫在浙滋擾。粵省所存夷船無多。若不趁此相機攻擊。使之首尾不能相顧。更何所待。況聞該省士民。志切同仇。咸思滅此朝食。該將軍等既募有水勇多名。復收漢奸。使之策應。正可激勵兵丁。同心敵愾。乃竟袖手坐觀。隱忍苟安。不圖攻勦之謀。止為退縮之計。老師糜餉。是誠何心。朕於此事屢經降旨。催令進攻。至再至三。該將軍等置若罔聞。豈半年之久。竟無可乘之機耶。為此再行嚴諭奕山等。現在坐守粵省。辦理何事。究竟是何意見。該將軍等空糜糧餉。坐失機宜。能否當此重咎。著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竊等跪讀之下。汗流浹背。恐懼戰栗。無地自容。伏念㗋夷不

靖。日廑

聖懷。奴才等受命以來。無謀無勇。未張撻伐。負罪實深。何敢強為曉

辯。益滋咎戾。今奉

嚴諭查訊。所有辦理種種不能得手之處。及奴才等算計攻剿之方。

敬為我

皇上縷陳之。溯查𠸍夷蹂躪。始於定海。因議撫始回粵東。其不敢

先擾廣東者。不知內河之虛實。有虎門以為鎖鑰也。自虎

門失守。而省垣之屏障盡空。自內河深入。而逆夷之狡心

益肆。然猶志在通商。不在土地。是以得

旨之後。即行退出。尚未狂悖。希圖香港停泊。尚有希冀邀

恩之意。自逆酋噗鼎喳來粵。嗔義律辦理太軟。將伊革斥。並稱原

說明定海換香港。既不給香港。春間即不該退定海。且謂

看欽差裕大人告示。中國並非真通商。廣東文武不可信。

因而揚帆北上。奴才等一面將情形具報。一面飛咨各省。並

趕辦防堵善後事宜。旋聞閩浙兩省。連次失利。逆夷大事

剽掠。益輕我兵。屢據投回漢奸探信。風聞逆夷垂涎寗波。

旋即占據。復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欲於來春分擾臺灣。並

有欲赴天津之語。蠶食豕突。心殊叵測。中原大局所關。沿

海喫緊之處。不得不以全力注之。守為上策。攻戰次之。禁

止商漁諸船。不許出洋。使無所掠。沿海認真團練。嚴截要

隘。斷其接濟。無礮無船。不與海戰。則困我士氣。不長寇心。然後使之可以坐困而制其死命。不然。逆夷劫內地之財。藉以為攻內地之用。而我以惟正之供。萬里轉輸。與之爭勝於外洋。既難操必勝之權。而中國元氣。為之大損。此督等私心惴惴。不敢粉飾以冒功。大言以僨事也。廣州為全省根本。一有動搖。各處瓦解。固內之方。除塞河鑄礮修臺造船。水陸安置。無計可施。而內河三道。寬數百尺。深四五丈。用石堵塞之方。入水宜長。立基宜寬。不出水不能攔船。出水高又恐礙於宣洩。且近海皆水。難取碎石。必須至肇慶開山。載運赴工。礮臺累用青石。始能禦礮。廣州所產紅

石。性輭易碎。青石向產九龍山。逆夷知我修臺。百計攔阻。石工必乘夜下船。始能內渡。往往放回空船。鑄礮一尊。立胎下火。非二十餘日不能成就。打磨演放。輾轉費手。自四月開工至九月。所製僅敷內河之用。而江西無鑄礮之人。因浙省急用。又飛調工匠一半前往。目下愈形拮据。水師例修之船。止可捕盜。不能禦夷。造演新式二隻。覆以籐棉。加以牛皮。外施魚網七層。奴才等親身演試。千斤之礮。打穿兩面。不能適用。惟在籍候補郎中潘仕成。捐造戰船一隻。用銀一萬七千餘兩。仿照夷船做法。四月尚未全備。其料必得櫘木桅木油木。始能堅固。水師提臣吳建勳親為指

點。據云可以對敵。䝺等已委員赴瓊州欽州等處購料。以
備趕造。將來用之虎門。礮臺始堪保護。至士民志切同讐。
不過紳衿數十人。捐貲出力。隨同䝺等昕夕奔走。此外非
利不動。若果咸知大義。不走私。不接濟。逆夷早已氣阻。然
不得不以忠憤勵之。使良民知勸。奸民思歸。以孤其勢耳。
茲奉
諭旨嚴催修理虎門。收復香港等因。查廣東省雖現有招募水陸
壯勇三萬餘名。僅能在省河各要隘三十餘處。分據把守。
未能出洋攻勦。至虎門礮臺八座。工程甚鉅。非數月不能
完工。各臺礮位。須八百餘尊。方敷安置。現在趕鑄。若曠日

持久。誠如

聖諭。必至老師糜餉。有失機宜。奴才等再四熟商。惟有俟虎門礮臺修理後。再行進戰。收復香港。此時選兵練勇。講求實用。或待揚威將軍到浙後。奴才等知照會同閩省。暗定兵期。三省同日出師。使逆夷首尾不能兼顧。蓋逆夷猖獗正甚。併力於閩浙。則閩浙不能支。併力於廣東。則廣東不能支。分剪其勢。不如合斷其援。香港現有夷船十四隻。三板數十隻。漢奸海盜萬餘人。不時窺伺。因內河防範甚密。近有逆夷火輪船兵船二隻。駛至新安磨刀洋等處游奕。俱為鄉勇擊退。內河堵塞各口。內地民船。不能闖進。惟聞逆夷製造

火滾。欲沈水轟打石樁。奴才等嚴飭各隘。小心看守。現在省

河填塞。漸次完工。先後修建礮臺共十餘處。約計年內亦

可工竣。該逆未敢進省河阻擾。居民尚覺安堵。奴才等惟有

竭盡血誠。實力商辦。以期上酬

高厚。下奠海疆。稍贖前愆於萬一。斷不敢因循怠惰。坐失機宜。致

干重咎。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覆籌備情形一摺。據奏逆夷遣人回

國。添調兵船。欲於來春分擾臺灣。並赴天津。廣東塞河礮礮修

臺造船。均須曠日持久。且有逆夷攔阻。水陸壯勇三萬餘名。僅

能分據把守。未能出洋攻剿。志切同讐者。不過紳衿數十人。此

外非利不動等語。香港現有夷船十四隻。三板數十隻。漢奸海盜萬餘人。不時窺伺。該將軍等惟知填塞省河。此外别無長策。現在逆夷製造火滚。欲沈水擊打石椿。可見沈石填河。亦不能阻其内犯。且填河鑄礮團練鄉勇各節。皆地方官應辦之事。又何待將軍參贊為耶。摺内又稱守為上策。攻戰次之。是攻戰既無把握。萬一逆船復來侵犯。未知作何抵禦。儻戰既不敢守又不能。經年累月。虛糜帑項。該將軍等自問當得何罪。至所稱不走私。不接濟。逆夷自可氣沮。粵中漢奸甚夥。現用何計可以斷絶。恐又係徒託空言。藉此延宕。再修復礮臺。究竟何時可以工竣。至前奏每月軍需幾及三十餘萬。該將軍等擁兵坐視。但倖

賊之不來。不求事之有濟。株守省城。何時方可蕆事。著奕山齊慎祁𡊮。各抒所見。不必會商。分摺密奏。儻仍以浮詞搪塞。亦斷難逃朕之洞鑒也。

又

諭前據達洪阿等奏。逆夷滋擾臺郡。官兵擊沈船隻。奪獲器械。搶斬夷匪多名。當有旨諭令該總兵等。嚴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並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勦辦。嗣因日久未據續報。復諭令怡良等確探馳奏。迄今又將匝月。朕心實深廑念。臺灣為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勦。難保無匪船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

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接奉前
旨後。於一切堵勦機宜。自已先事豫籌妥協。現在情形若何。有
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
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權。著
達洪阿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併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
速確採現在情形。據實奏聞。毋再遷延。將此諭知怡良等並傳
諭姚瑩知之。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奕等前奉
上諭。飭查余步雲前在鎮海退走情事。經奕等片奏該提督現在
曹娥江辦理防堵。正當喫緊之際。若遽將案內人傳問。該

提督未免心懷疑慮。一時接替無人。亦於防守有礙。請俟彼處接辦有人。再行嚴密查辦陳奏在案。茲於本月二十六日。總兵段永福由粵到蘇。現札飭該鎮迅赴曹江會同余步雲辦理防堵事宜。又因餘姚失守。防堵更為喫緊。應俟該鎮到防後。稍遲數日。俟於一切略為熟悉。再行遵

旨查辦。其本年甯郡等處失守文武弁兵。多係畏敵奔潰。誠如

聖諭。此種失律士卒。必應明正軍法。俾將士知所儆懼。惟刻下收集散兵。已有四千餘人。現在分撥各路防守。若遽行查辦。竊恐該兵丁等人心搖惑。倚恃人數衆多。造言生事。於軍務不無關繫。設使情急走險。流為漢奸。將來未免又生枝

節。臣等擬俟各路防堵事竣後。再行分別輕重。從嚴懲辦。至此次失守餘邑之將備兵丁。聞風潰散。雖據九江鎮總兵李錡稟。有該官兵接戰防堵等語。查現與各路稟報不符。殊不足信。臣等前已移咨特依順劉韻珂。就近確查嚴辦。並札飭提督余步雲及總兵李錡。將防守餘邑帶兵各員。先行摘去頂帶。仍飭確查該官兵有無力戰堵禦。究係何處將官。先行奔逃。何路士卒。先行潰散。以致該縣失守。現尚未據咨覆。應俟查訪明確。一併嚴行懲辦。惟餘姚縣知縣彭崧年。前據防守曹江文武各官稟報。該縣令不知下落。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據提督余步雲稟稱。餘姚縣

彭崧年。已於逆夷退走之後。即回餘姚。又據紹興府知府定保稟報。該府行抵上虞。接據餘姚縣彭崧年來稟。十六日夷人轟礮攻城。衆兵潰散。至西門橋頭。情急投水。被鄉勇拯救。送入鄉村醫治。得以稍甦。該縣並稱遣人布散流言。夷人恐甯鎮空虛。不敢久住。於十八日退出。該縣於十九日抵署。現因寒氣徹骨。行動維艱。稟請委員接署縣印。安心調養等情。前牙等查餘姚縣與甯郡一水相通。地當衝要。該縣為守土之官。自宜豫籌防堵。乃竟令逆夷竄入。該縣雖因弁兵潰散。力不能支。而其怯懦無能。已可概見。今復靦顏具稟。以夷人現在退出。又稱係伊布散流言之

故。且復藉詞患病。冀圖諉卸。此等惡習。實屬不堪。相應請
旨將該縣彭崧年。一併先行摘去頂帶。令其赴省候質。仍俟將來
查明前後實在情形。統行分別懲辦。再據提督余步雲等
稟報。十一月十九日。慈谿縣有土匪導引夷人下船。登岸
突至縣城。施放鳥槍。闖入東門。將縣署及縣丞等衙門拆
毀。該縣王武曾。在西門聚集民勇多人。協力堵禦。逆夷仍
行退出等情。奴才等接稟後。因慈邑密邇甯郡。甚屬扼要。刻
下雖係土匪勾引。逆夷仍行退出。難保其不復來滋擾。現
已嚴飭余步雲設法守禦。不得再有疏失。並函致參贊大
臣特依順。統帶撥去兵丁一千六百名。擇要屯駐。藉資應

援。以待大兵進勦。

奕經文蔚又奏。再奴才等近日遣人密探寗波鎮海定海三

城逆夷情形。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據查寗波向係郭士立管理。令易以漢奸梁仁。凡一切

事件。悉為所主。城之東有虎狠關。路通鎮定。夷人往來不

絕。現於郡城安設礮位。俱屬西向。以防我兵驟至。城門則

互相看守。出入則嚴加搜檢。銀錢則不令出城。木料則運

歸船中。復於府署後折毀居民房屋。兩面築墻。中開孔道。

通至鹽倉門。旁另鑿城缺。別為一門。不令民人行走。夷等

自相往來。以為將來避兵逃走地步。現令工匠製造器械。其用度俱取給於小莊富戶。所存制錢。約百萬串。已用十之三四。每日仍搜取人家財物。刻下城中夷匪。約二千餘人。城外停泊各船。或六七隻。或八九隻。往來無定。一月以前。曾搶出本地釣船五六十隻。詐言欲攻杭城乍浦等處。現在並無動靜。

一據查鎮海夷人最多。漢奸亦復不少。主謀夷目。係羅布聃。最為狡詐。每日將甯郡范氏天一閣圖書。及浙江各府縣志。羅列界畫。漢奸則鄞邑之李姓。最為用事。縣有五門。只開其一。民人之出入搜檢。悉如甯郡城內。設爐打造軍

械船上亦然。居民之不開店者。即以火礮轟擊。每日仍捉拏工匠。前至招寶山。起造小屋。建立煙墩。添設礮位。工匠不令至山後。時有夷人看守。復出偽示。務得裕某衣服器皿等件。並由別國聘來大力軍二百餘人。以資護衛。但長住船中。不令上岸。

一據查定海夷人。城內無多。大半俱在船中。其船隻多分泊各口。遠近聲息聯絡。互為掎角之勢。惟不敢徑入鄉村。緣前被鄉民打傷。頗有畏志。此時不過暗與奸民偷賣煙土而已。大抵夷人多疑。且貪小利。白鬼好淫。紅鬼好錢。黑鬼好酒。各城內頭目。率皆心不一心。令不一令。其大意總

欲在舟山設立馬頭與內地交易故待舟山居民最厚其
夷船係內外兩層每層用七寸厚硬木板中央沙土外包
以銅鐵亦兩層礮子着船微動而已又小船數隻裝載受
傷夷人五六十名稱係自臺灣來赴鎮海醫治等語凡此
三城情形俱係奴才等密派妥人及各該縣之報效軍營紳
士等潛赴三城內外細加採訪聞見較真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潰散將弁俟查明再行懲辦一摺據奏
段永福已赴曹娥江俟到防後一切畧為熟悉再將余步雲遵
旨查辦收集散兵現在分撥防守擬俟各路防堵事竣再行分
別懲辦等語著即照議辦理切勿失之姑息其餘姚失守之將

備兵丁。前有旨諭令確查懲辦。現據奏稱移咨特依順劉韻珂就近查辦。著俟查明後。遵照前旨。嚴行懲創。所有飾詞揑病之餘姚縣知縣彭崧年。即與防守餘姚帶兵各員。一併摘去頂帶。仍令該縣赴省候質。俟查明實在情形。分別懲究。其慈谿縣土匪。引導逆夷下船登岸。拆毀衙署。現雖退出。仍恐復來滋擾。已函知特依順擇要屯紮。藉資應援等語。亦著照議妥辦。段永福現已到防。曹娥江關繫緊要。該鎮人雖勇敢。亦須帶有勁兵。方可有備無患。著奕經等酌撥得力弁兵。交該鎮管帶。以資防守。另單奏漢奸梁仁管理寗波事件。夷目羅布坦最為狡詐。漢奸李姓用事。著俟大兵進勦時。設法拴獲。毋任漏網。其別國聘來

大力軍二百餘人。係由何國聘來。何以稱為大力。亦著確探奏
聞。又據稱夷性多疑貪利。各城頭目。心不一心。令不一令。正宜
乘此用計。兵法攻瑕。不可錯過。該將軍等到浙後。務宜謀勇兼
施。毋負委任。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

戊子。

欽差戶部右侍郎端華奏。竊臀面奉
諭旨。馳驛前往閩省廈門查辦事件。於九月初十日
陛辭後。率同隨帶司員戶部員外郎穆清阿徐有壬。於十二日啟
程。十月初七日。行抵浙江省城。即行牌馳赴廈門。十十月
初八日。行抵同安縣。接晃興泉永道劉耀椿。據稱廈門雖

已收回。究與克復不同。逆夷未受懲創。未便遠行前往。等伏思厦門是否收回。夷船是否停泊何處。非親到目擊。不足以徵實據。况厦門既已收回。何難前往。當於十三日。率同隨帶司員。及該道劉耀椿。同知顧教忠。參將陳勝元。由潯尾渡海。分頭查勘。等由西北沿海一帶。至鼓浪嶼對面之新學山地方。查看鼓浪嶼岸上。居民房舍叢多。並未見有逆夷出入。鼓浪嶼外。偏東南厦港内。見有逆夷三桅船三隻。二桅船二隻。分散停泊。又有三桅逆船二隻。被鼓浪嶼山角遮掩。只見旗桅。未見全船。實計逆船七隻。停泊厦港。再厦門與鼓浪嶼。相隔一水。僅止五六里。岸上居民鋪

戶。均照常生理。商漁船隻。亦多往來。尚無阻礙。臣等飭令隨帶司員。由東北一路。巡視各處村莊。俱皆安堵。並未見有逆夷在岸。惟提督衙署。總督行寓。及關稅公所。均已半被燒燬。石壁及礮臺。多有擊壞情形。該員等並登白鹿洞後山。見有逆夷杉板船二隻。在鼓浪嶼岸邊游奕。詢及土人。據稱逆夷亦不時繞山巡防。並非駛往他處。臣等復傳喚廈門商民鄉保。及生員鄭錫禧倪麟書等。隔別訊問。據供七月初九日。逆夷闖至廈港。次早礮聲震天。人民驚駭。嗣聞總督在虎頭山督戰。擊破夷船。人心稍安。午飯後南風大振。逆船火箭火礮。轟聲如雷。黑煙滿海。夷匪乘勢各駕

小船。蜂擁登岸。居民紛紛逃走。總督於是晚退至石寨。旋即退往同安。夷匪自十一日以後。侵占石寨及各衙署。肆行折燒。搶擄資財。奸淫婦女。焚燬廟宇。人人痛憤。願同知囙人心忿怒。聯絡各社丁壯二萬餘人。約令興泉永道。期於二十日會勦。不意漏洩。逆夷於十九日夜。盡數下船。二十日早駛去。只留泊鼓浪嶼五隻。曾出重價買猪羊牛隻。圖利奸民。及貧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嶼岸邊。昂價售賣。數月以來。逆夷並未擾及厦門口岸。居民得以復業。逆船每遇洋盜船隻。必放礮轟擊。藉口保護居民。亦係要結人心之計各等語。此次親到厦門。分頭查勘。訊

取確供之實在情形也。再奴才於抵同安後。將應查各卷。逐一調取。並將在廈門接仗之員弁摘傳。督同司員隔別訊問。據水操臺打仗之署參將陳勝元供稱。七月初九日申刻。突有逆夷船數十隻。駛到大擔。初十日辰刻。該夷船三十四隻。一齊起蓬。由南太武山遶撲廈港。各處弁兵。開放大礮。併力夾擊。先後經水操臺大礮臺鼓浪嶼嶼子尾等汛。打沈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維時南風盛發。逆夷占住上風。蜂擁而至。礮火猛烈。加以火箭疊發。愈打愈急。並放下杉板船多隻。夷眾紛紛向各處四散上岸。我兵分頭截殺。傷斃逆夷多人。夷匪退而復進者數次。迨至日暮。夷匪

數千。四面圍殺。總兵江繼芸追賊落水。遊擊張龍奮力追捕被殺。把總李啟明楊肇基紀國慶。及兵丁四十餘名。登時陣亡。其餘弁兵受傷甚多。陳勝元被傷仆地。各弁兵擡扶回守後路等語。又據文汎口打仗之千總陳朝富。鎮南關打仗之外委林登龍。和尚澳打仗之外委陳裕泰。龍泉宮打仗之外委林必超。小礮臺打仗之把總謝雲浩等。各供稱初十日辰刻。夷船陸續駛進。我軍自白石頭以下。連環開礮。夷船衝過嶼子瓦。各處大礮。三面攻打。擊沈夷船六隻。打死夷人不計其數。該夷一面回礮。一面前進。直至酉刻。總督傳令先撤受傷兵丁。後來天漸昏黑。逆夷一齊

上岸。越殺越多。兵丁抵敵不住。且戰且退。各在後山紮駐。
半夜後。總督傳令收撥殘兵。十一日辰巳間。方至同安各
等語。又據鼓浪嶼打仗之遊擊楊靖江供稱。七月初九日
申刻。在鼓浪嶼覆鼎山上。瞭見夷船數十隻。在大擔外駕
駛。酉刻聯艅寄泊。當即整備礮火。實力防範。並奉總督令
箭。諭令奮勇攻擊。初十日辰刻。夷船起篷。懸挂紅旗。由南
太武山逕駛進水操臺等處。一齊開礮。當即揮令弁兵。開
礮百餘出。逆船直撲覆鼎等汛。又經連開大礮四百餘出。
擊沈火輪船一隻。兵船二隻。該逆溺水傷斃甚多。餘眾跳
落杉板小船。將欲登岸。我兵開礮擊退。無如逆船眾多。彼

此連環救護。我兵擊退五次。該逆又再來兵船數隻。三面夾攻。我兵傷亡甚多。逆夷折死四面蜂擁登岸。楊靖江猝被礮子中傷。又被逆夷從背後用刀砍倒。昏迷在地。兵勇奪扶小船回廈。計陣亡兵丁三十三名。受傷兵丁三十七員名等語。又據跟隨督臣督戰之守備顧德歆。千總馬玉元供稱。七月初九日酉刻。逆夷船隻停泊青嶼門。即時總督騎馬至虎頭山。察看情形。傳令在事文武。徹夜守禦。初十日辰刻。總督在鎮南關虎頭山一帶督戰。彼時夷船由南太武山駛進。我兵由白石頭安海汛水操臺大礮臺鼓浪嶼等處。開礮轟擊。該逆隨打隨進。我兵共擊壞夷船六

隻。各夷船蜂擁而進。一面放小杉板百餘隻。欲搶上岸。被我兵開礮打退。傷斃無數。申酉之間。礮子打至虎頭山上下。鎮南關內外。總督退至石寨。後來石寨後圍通港。又有夷船礮子打進石寨。夷匪又從各處紛紛上岸。總督因該逆偽文內。有讓給城邑之語。慮恐縣城有失。令顧德欽馬玉元傳令受傷兵丁。先行撤退。其餘弁兵。交總兵江繼芸帶領殺賊。總督一面諭令劉道顧同知。及委員同知志奎通判俞益知縣祁之釪等。隨同退回同安。並令劉道顧同知即在澄瓦錙五店把守。總督行至小嶺地方。即有飛報前來。聞報護副將凌志及各將領陣亡甚多。夷匪占去口

岸。總督即令馬玉元傳令收撒殘兵。十一日天明後。總督始至縣城各等語。以上各供。覈對該督原奏大畧相符。即奴才沿途訪聞。亦並無異詞。此奴才查詢逆夷侵占口岸。及督臣退守同安之實在情形也。再該督另摺所奏兵勇各數目。奴才調齊卷冊。悉心覈對。如所奏撤調陸路兵八百名。查現在此項兵丁。分防小嶺四百一十名。象山舖一百五十名。後啟宮二百四十名。合計數目相符。又原奏收回水陸原兵五千餘名。查陸路原調廈門防兵三千名。除陣亡受傷外。收回泉州二千四十七名。飭回各原營八百一十七名。水師原派廈門防兵二千六百八十名。除陣亡外。收回

二千四百九十二名。現俱分防各處水陸。合計共收回五千三百五十六名。數目亦屬相符。又原奏水陸提臣。俱各招募新兵一千餘名。查陸路提臣普陀保。招募新兵一千名。現在泉州府城訓練。水師提臣竇振彪。招募新兵一千六百七十二名。現在同安縣城訓練。均與原奏數目相符。又原奏同安紳士。所募新兵。除考驗技藝分別裁汰外。尚存二千餘名。查此項各紳士所募新兵。現有三千五百九名。內一千七百六十五名。係遊擊張朝鳴在同安城訓練。其餘一千七百四十四名。分派四門及各塘汛分段防守。此次數目增多。係與原奏不符。又原奏晉江縣雇募鄉勇。

除裁汰外。尚存四千餘名。查該縣雇募民兵鄉勇四千五十名。此項存城訓練八百名。餘俱分防各處。數目亦屬相符。又原奏同安縣雇募鄉勇。除裁汰外。尚存三千名。查該縣前任知縣裕祿。原雇鄉勇三千名。後經裁汰五百名。現止存留二千五百名。俱分防各處。此項數目較少。亦與原奏不符。又原奏廈防同知等。團練水勇一萬餘名。弩悉心查核。雇募水勇項下。廈防同知二百名。晉江縣八百四十一名。惠安縣一百四十名。同安縣八百名。共計一千九百八十一名。此外馬巷委員等團練。不支口糧。聽候調遣之水勇二千八百名。合計亦止四千七百餘名。並無一萬餘

名之數。核對原奏數目。此項尤屬不符。又原奏所稱沿海各鄉村。分別人數多寡。勸令團練自百餘名至千餘名不等。或分派地段。現給口糧。或造存名冊。聽候調遣。或收養頭目。隨時招集等語。查督臣原奏。並將各項數目。自分別聲敘。努調齊卷冊。逐款細心核對。實計該省泉州府屬晉江惠安南安馬巷廈門金門各廳縣。團練義勇。共計五萬八千七百餘名。均係自相團練。各保鄉村。並不聽候調遣。亦不支食口糧。又查南安惠安馬巷廈門金門並委員等。各有雇募鄉勇。共計四千三百餘名。分守各城。兼資訓練者。一千二百餘名。均係現給口糧。又有晉江縣紳士。自雇

義勇四百名。馬巷紳士。自雇義勇一千名。馬巷委員等團練水勇二千八百名。均係造有名冊。豫備調遣。及臨時招集。臣等悉心酌核。卷冊無異。惟前款數目多寡不符。及原奏未經聲明確數之處。應請

敕下該督分別查明。通行核實具奏。此臣等所查兵勇數目。互有不符之實情也。

諭內閣。前因顏伯燾陳奏廈門失守情形。恐有不實不盡。面諭端華馳往密查。茲據該侍郎覆奏。大致均屬相符。即新兵水勇數目。多寡亦不甚懸殊。惟以總督大員。駐紮廈門。專辦防堵事宜。已閱半年之久。乃一經逆夷突至。廈門登時失守。輒即退保同

安泉郡。庸懦無能。罪無可逭。嗣因廣門業已收回。從寬免其治罪。降為三品頂帶。革職留任。原期愧奮圖功。藉資補救。近閱歷次奏報。無非虛詞搪塞。全無實際。其現應如何設法攻勦之處。概未籌及。種種荒謬。實屬辜恩溺職。顏伯著即行革任。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二日

奉

上諭。江南瓜洲河口。為南五省漕糧總匯扼要之區。所關匪細。如果下游海口。防堵嚴密。俾各省漕船。照常穩渡。庶京倉無匱乏之虞。著牛鑑通盤籌畫。先事豫防。所有通海之狼山鎮崇明等處。及運道必經之瓜洲等口。務使處處有備。無致臨時稍有阻

滯等因。欽此。臣查瓜洲口坐落揚州府之江都縣境。與鎮江府丹徒縣之京口。南北對峙。大江中橫。為南五省漕船及閩浙江蘇文報差使必由之路。洵為咽喉要地。每屆重運經臨。鎮江營參將駐紮京口。京口協副將駐紮瓜洲。互相控制。其瓜洲京口以下江面。有京口左右二營遊擊守備。瓜洲京口以上江面。有奇兵營遊擊守備。各分地段。帶領師船。梭織巡防。又有京口駐防八旗巡江官兵。並高資營兵船。及地方印委各文員。催趲彈壓。連檣銜尾進口。此歷來防護重運漕船。由大江進瓜洲口之章程也。大江雖與海洋相連。而自瓜洲沿江北岸。須歷泰興靖江等縣。而至通

州之狼山。又自京口沿江南岸。須歴武進江陰等縣。而至常熟縣之福山。始達於海。其間綿延數百里。望之汪洋無際。其實水淺灘高。礁沙縷結。可以行船之深洪。僅止一綫。或南或北。迂迴曲折。辨認甚難。又有鵝鼻嘴圌山關雩山焦山象山金山等山。或屹立江中。或陡出江外。或兩山夾峙。水流湍急。動輒觸損。雖生長江濱之沙漁等船。亦皆視為畏途。為逆夷大船不敢輕履之地。此瓜洲以下大江之水勢礁沙情形也。崇明縣則孤懸於狼山福山之外。適當大江之衝。從前江口深通。四面皆可容海船往來。近數年間。其北面與海門廳交界。洋面突漲暗灘。形同犬牙。並無

深洪大溜。惟本地之平底沙船。尚可出入。聞上年八月。夷船曾從大洋。由通州之廖角嘴。駛至崇明北面。與海門交界洋面。因水淺不能徑入大江。又從大洋由南匯縣之高家嘴。繞崇明之南西二面。而至北面海門交界洋面。與由廖角嘴行駛之船。相去三二十里。彼此不能接應。仍由原路分艅竄去。是由海入江之路。近已止南匯縣高家嘴海道一路。可容重大船隻。而自高家嘴入江。北面必由崇明縣。南面必由南匯川沙寶山太倉鎮洋昭文等縣洋面。而至常熟之福山。通州之狼山。始得入江。此由海入江之海道情形也。現在自南匯以訖常熟及崇明縣。並通州海門

二廳州。沿海一帶。共有調防兵丁七千數百名。加以各該本營兵丁。數已逾萬。節節安設大礮。亦有數百位。洋面又有雇募之鄉勇火攻等船。並有署狼山鎮總兵秦攀蓴。署福山營遊擊恆山。據險扼要。把截江海交滙之區。其自福狼二山以上。沿江一帶。則有江甯副都統臣興倫。京口副都統臣海齡。統領駐防八旗官兵。督率江南之江陰揚舍孟河鎮江等營。江北之靖江泰興瓜洲等營。參遊都守。及京口水師營遊擊等。各帶弁兵。擇要駐紥。水陸交巡。實已星羅棋布。聲勢聯絡。氣象雄壯。悉臻嚴密。此瓜洲下游沿江沿海之防堵情形也。臣採聞逆夷雖甚兇狡。漢奸雖甚

詭詐。而性多狐疑。得步方思進步。夷匪既不敢遠離大船。漢奸亦不敢遠離夷匪。若吳淞口及寶山崇明之守固。該逆船斷不敢飛越數百里重兵駐守之地。冒險入江。阻我漕運。況江海之水勢沙線。性情各別。江船海船之制度器具。亦各異宜。利於海行之船。未必即利江行。且濱江之區港汊紛歧。亦無陸路可通。就現在情形而論。下游之堵禦既嚴。瓜洲之防護亦密。明年漕運。可以無虞阻滯。但事必有備。方能無患。臣不敢因地利可恃。防守已嚴。稍存大意。亦不敢因江海相連。張惶驚擾。另召釁端。惟有靜以鎮之。密以防之。先會同江蘇巡撫臣。並咨照有漕各省。嚴催地

方官將新漕迅速徵收趕緊兌開務於明春潮汛未旺以前一律趲催進瓜洲口屆期專委常鎮道督同揚州鎮江二府知府並嚴飭鎮江揚州等營各水師營兵小心彈壓護送務使匪徒匿跡漕運順利以仰副

聖主思患豫防訓誡諄諄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防護漕船及江海情形一摺據奏夷匪不難大船漢奸不離夷匪該逆性多狐疑斷不敢冒險入江阻我漕道且江海水勢沙線各別船隻制度器具各異下游堵禦既嚴瓜洲防護亦密明年漕運可以無虞等語覽奏深慰厪念仍著小心防範毋以地利可恃防守已嚴稍存大意所奏明春潮

汛未旺以前。一律趲進瓜洲口。屆期專委道府大員。會營彈壓
護送。即著照議妥為辦理。惟思漢奸人數衆多。行蹤詭秘。糧船
水手。雖有冊籍可稽。惟沿途雇覓。難保無匪徒溷跡其中。且每
年重運抵通。其附載北上者甚不乏人。姓名籍貫。稽查難周。現
當海防喫緊之時。一切宜加謹慎。應如何妥為防範。添為稽查。
俾漢奸無從溷入。仍處以鎮靜。不至張皇驚擾。著牛鑑會同朱
樹程喬采悉心籌畫。妥議具奏。

庚寅。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天津等處海口。酌量添駐官兵。即在直隸各營。及外省簡派
營分抽撥。沿海各省。應行添兵。與直隸相同。著該將軍督撫等。

將該省險要海口。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於本省
各營。或量為裁撥。或分年換防。妥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東省
險隘口岸。登州府城為全洋扼要。約須防兵二千五百名。
其次則該府所屬之榮成縣。據府城上游。為東洋藩籬。約
須防兵七八百名。又其次則福山之之罘島。為登郡左臂。
膠州之淮子口等處。即墨縣之金家口等處。為閩廣商船
收泊之所。海豐縣之大沽河。與直省接壤。日照縣之夾倉
口。與蘇省接壤。各須防兵三四百名。通省額設馬步戰守
兵丁一萬八千名。隸於臣標者一千餘名。隸於三鎮者一
萬六千餘名。從前本止兗登二鎮。嘉慶二十二年間。增設

曹州一鎮。限於經費。添鎮不添兵。即在臣標與兖登二鎮各營抽撥。自兩鎮析而為三。各營兵額。即形單薄。現計三鎮分列三十營。兼轄一百三十四汛。除各營存城字識兵丁外。其駐汛之兵。多者六十名。少者止於二三十名。一切巡防盜賊。護衛商旅。以及催趲空重糧船。遞解偷竊人犯。在在均資兵力。今歲東省船未經北駛。故各口岸調防弁兵。止於三千餘名。在沿海尚形單薄。在腹地已涉空虛。交冬以後。近營之兵。俱令歸伍。尚可自衛汛地。若一經抽撥。即成額設。夏秋海防吃緊。抽撥新兵。仍屬不敷防堵。尚須添調。而冬令撤防之際。正內地緝匪緊要之時。沿海虛設多

兵。徒令坐食。而腹地處處兵單。不敷差遣。臣通盤籌計。惟有仍循舊制。就現在額兵。擇近酌調。分年換防。庶可稍節糜費而均勞逸。且於海疆腹地。亦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至團築土堡。團練鄉勇。實為沿海籌防要策。查登州府城外海灘。前經築有護城沙隄。俱係雇用民力。其沿海各村莊。乘農隙之時。正可令其仿照辦理。臣已嚴飭沿海各州縣。選擇公正紳耆。勸諭鄉民。富者以錢。貧者以力。各於濱海所居村莊。擇地勢寬平之處。四面團築土堡。其畸零村莊。酌量併合。相度地形。於傍海一面。用沙墩土壘。自為障蔽。其團練鄉勇。前據蓬萊榮成等各鄉民。均願自擇年力

强壯子弟。在鄉訓練。每縣各有四五千人。此外沿海各屬。雖多寡不等。要皆紳民咸思自衛。樂於從事。惟在地方激勵其忠義之氣。不使胥吏得以干預滋擾。則人人思奮。不獨自衛村莊。即擇其驍健者。臨時官為募用。足資兵力之未逮。其紳商士民。有情殷桑梓。捐助海防諸事者。臣自當秉公保奏。以示優獎。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額兵不敷裁撥。酌議分年換防。並徧諭沿海紳民。團聚土堡。團練鄉勇。以資防衛一摺。據奏山東兗州登州曹州三鎮。分列三十營。兼轄一百三十四汛。駐汛兵多者六七十名。少者止於二三十名。一經抽撥新兵。仍屬不敷防堵。

尚須添調。沿海鄉兵坐食。而腹地兵單。不敷差遣等語。著即照議就現在額兵。擇近酌調。分年換防。既可以均勞逸。復可以節糜費。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至沿海州縣村莊。該撫已諭令州縣選擇公正紳耆。勸諭鄉民。團築土堡。畸零村莊。酌量歸併。用沙墩土壘。自為障蔽。著該撫隨時指查。務令認真辦理。毋稍疏懈。惟團練鄉勇。須擇年力强壯者。時加訓練。地方官激其忠義之氣。俾人人樂於自衛。以收實效。其驍勇健捷者。臨時官為募用。亦可助兵力之未逮。餘均著照所議辦理。

癸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查浙省各處防堵兵丁。本省額設及裕謙奏調先到之兵。共計四萬有餘。官

募民招義勇鄉勇。統計又有九萬餘名之多。以之駐守進攻。自不應再虞單薄。乃該省兵勇雖有此數。而一聞夷船駛近。仍復紛紛潰散。固因江岸紛歧。在在須兵分守。亦實因兵則多係潰散之餘。勇則不能精擇。徒充名數。守且不能。更何能戰。臣等深悉此情。所有調到之湖北河南兵丁二千餘名。現雖分駐杭州舊松嶺嘉興等處。止可作為應援。毋須令其助守。一則防兵不可無後路援應。一則不使其與潰散之兵。溷同一處。致染委靡氣習。庶幾進勦之時。可期得力。惟浙省地方。除河渠港汊之外。陸地皆係稻田積水泥濘。道路狹隘。勢不能純用正兵大隊攻勦。是以臣等

等前此將招募快壯。豫為埋伏。以備內外夾擊緣由。先期
奏明在案。一月以來。分遣調到員弁。雇募河北一帶民勇。
現在募到者已有一千餘名。尚有千餘名。本月二十日以
內。亦可陸續趕到。奴才等復親加選擇。其中儘有踰高入水
之人。將來埋伏內應。可備驅策。但四川兵二千名。陝甘兵
二千名。雖報有起程日期。疊次飛催。均未接有到蘇確信。
屈指計程。想亦不過年底總可報到。彼時兵勇齊集。刻期
進勦。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襲其後。同時並舉。仰賴
天威。諒妖氛不難盡掃。至上海與定海。雖係一水相通。現在江督
牛鑑在彼防堵。甚屬嚴密。即使稍有警動。奴才等帶領現駐

嘉興之兵前往應援一二日即可趕到特慮將來大兵全行赴浙儻逆夷聞信徑由大洋先趨上海使我兵援應不及恐不免受其牽制奴才等再四籌商復遣人分往鎮海各島雇募漁船水勇務擇諳習水性健壯勇敢之人在平湖乍浦一帶陸續會齊乘便渡海預伏於定海左近之岱山等處設逆夷定海船隻有駛犯上海之信即行乘虛攻其巢穴或於暗地燒刦該逆船隻使其不敢北渡如彼固守不動則俟大兵東下豫通消息便可水陸並進令其背腹受敵惟浙省自逆夷竄入餘姚以後紛紛傳報所說不一或稱由百官渡犯曹江或稱由鼈子門犯錢塘或稱由甬

江犯奉化。總之夷情多詐。不可不豫為之防。現據稟報夷船多隻。尾插紅旗。自甯郡南駛。似係出擾奉化。即札飭余步雲迅速抽撥官兵。前往該縣合力防堵。並於段永福稟辭之時。諄諄面諭。令其到曹江之後。整飭官兵。加意防範。不可使逆夷再進曹江一步。致阻將來進兵正路。至鼇子門逼近海甯。即在省城東北。尤宜小心防守。現據劉韻珂咨稱。無兵可撥。奴才奕經文蔚所帶兵丁。僅止一千餘名。勢難再分。只得將現在募到壯勇千餘名。先行撥往。以資策應。將來即由此地分遣潛赴甯鎮各城埋伏。亦尚不致迂折。奴才等現擬三五日內。即帶所募餘勇。及山西。陝西解送

撞礮。河南解送白蠟桿各兵弁。並河標解送勇壯兵弁十餘名。由奴才等留營差遣。共計一千餘名。暫行移駐嘉興地方。設使逆夷竟敢竄至錢塘江內。奴才等即由乍浦追入江口。掩其歸路。尤為便捷。奴才特依順現帶兵一千四百名。在萬松嶺等處應援。聲勢亦可連絡。奴才等公同酌擬大畧情形。如此布置。較為周密。

奕經文蔚又奏。再奴才等查逆夷蹤跡詭秘。江浙一帶。漢奸極多。往往窺伺軍情。造言惑衆。奴才等於過江以後。諸事倍加慎密。凡摺奏等件。及於軍務稍有關繫之事。即面諭隨帶司員。自行嚴密書寫辦理。概不假手書吏。至刻下雇募

義勇水勇。並採訪夷情諸事。亦係奴才等密遣調到文武員弁。並投效到營素行謹慎之紳士。暗中前往。頭緒紛繁。需人較多。除前次奏調安徽泗州直隸州知州張應雲等五員。業已各有差遣。並浙省現任候補各員。及江浙兩省雜職。均由奴才等札調差遣外。茲查丁憂在籍之吏部候補主事陳宗元。江蘇人。前在文選司行走。辦事妥協。又丁憂在籍之刑部郎中嚴達。患病病痊之內閣中書姚近韓。應補同知何士祁。革職湖北襄陽府知府金石聲。俱係浙江人。並悉浙省情形。又現在江蘇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前在崇明縣辦理防堵。於夷情尚為熟悉。奴才等現已調到行營。分派

差使。至奴才等到浙後。軍務更屬喫緊。營中現無道府大員稽覈一切。查有江南鹽法道黃恩彤。才具精練。該員現署蘇州藩司。巡撫梁章鉅即日銷假。便可交卸。相應請

旨將黃恩彤飭赴行營。聽候差委。實於軍務有裨。

奕經文蔚又奏。竊奴才等於十二月初五初六等日。接據參贊大臣特依順。巡撫劉韻珂。及提督余步雲等。先後咨稟。據奉化縣知縣金秀堃稟報。十一月二十九日申刻。有夷匪火輪船四隻。杉板船四五十隻。每船約二十餘人。裝載槍礮。後面尚有大船尾隨接應。駛近奉化北渡。該縣聞報飛會營員。一面親帶鄉勇馳往。夷船已近小江口。該縣追

至該處。時已昏夜。夷匪登岸。該縣繞道退回。夷人先已入城。兵丁本屬寥寥。各村義勇。分散四鄉。呼應不及。無計可施。隨於大橋地方。跳河自盡。被鄉勇民人撈救。伏乞飛賜撥兵救援。再印信已據營印家人搶出。監犯先已提出。另行管押等因前來。奴才等因奉化距甯郡甚近。前據稟報逆夷現有船隻南駛。自係向奉化滋擾。該縣守兵無多。所募鄉勇義勇。雖有千餘名。未必即能得力。余步雲調撥救援官兵。尚恐單弱。趕緊札飭該提督。再行添撥官兵。相機合力防堵去後。旋據曹娥江一路來稟。奉化竟已失守。奴才等聞報之下。不勝憤懣。該逆夷前於十二月十六十九等日。

先後滋擾餘慈兩邑。雖旋復退去。而出入自由。實屬猖獗已極。當即飛札提督余步雲。及總兵段永福等。迅速揀撥官兵。擇要屯紮。相機堵禦。並札飭該縣界連各城各於緊要地方。加意防守。無令該夷復有滋蔓。𦤎等正在辦理具奏。又據特依順劉韻珂余步雲咨稟。逆夷於二十九日傍晚時分。攻入縣城。拆毀縣署。居民亦被蹂躪。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又復退出。𦤎查奉化在寧波西南。與甬江一水相通。相去寧波僅九十里。該縣既有夷船南駛之信。豫將監犯提出。另行管押。何以尚令鄉勇散去四鄉。不向要隘堵禦。即官兵甚少。該營員何以不先於衝要之地屯紮。直待

夷船駛進北洑。始行知會。竟至逆夷乘虛竄入。如此疲玩。誠不可解。至所稱情急投河。民勇撈救等語。皆係襲浙江先後失守各員故智。殊不足信。現雖逆夷退去。未便即從寬貸。相應請

旨將奉化縣知縣金秀堃。先行摘去頂帶。並飭浙撫查明該縣營員職名。一並摘去頂帶。以示懲儆。應俟查明該縣失守實在情形。再行分別辦理。奴才等現仍嚴飭防守曹江文武員弁。及鄰近甯郡各州縣。加意整飭。無任逆夷另有滋擾。以待大兵相機進勦。

奕經文蔚又奏。再十二月初七日。又接據奉化縣知縣金

秀埜稟稱。該縣投河自盡。遇救得生後。隨即飛傳會同把總汪長清。帶領兵勇。協同堵逐。分隊入城。繞至衙署背後。鎗礮齊發。協力攻擊。把總汪長清等帶領兵勇。分頭趕往小江口。焚燒夷匪船隻。眾夷匪聞知。恐絕歸路。旋即蜂擁出城。開帆遠遁。並稱監內人犯。先期提出。另於城外古廟多派丁役管押。詎該夷匪竟敢尋至。被搶八名。尚有十一名。丁役與之對敵。不致全被釋放等語。查該縣所稟各情。語多支離。殊難憑信。奴才等現已咨行特依順劉韻珂詳細確查。無任支飾。應俟查明實在情形。再行覈辦。

諭內閣。奕經等奏軍營需人較多。請調員差遣等語。丁憂在籍吏

部候補主事陳宗元丁憂在籍刑部郎中嚴達病痊內閣中書姚近韓應補同知何士祁已革湖北襄陽府知府金石聲江蘇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均著准其調至軍營差遣江南鹽法道黃恩彤著俟交卸藩篆後前赴軍營聽候差委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英夷竄入奉化旋復退出一摺寧波距奉化僅九十里該知縣既探有夷船南駛之信豫將監犯提出另行管押並非意料所不及何以尚令鄉勇散處四鄉並不於衝要之處防禦直待夷船駛近北渡始行知會以致該夷入城滋擾現雖退出而地方官及弁兵等或則聞風潰逃或則投河遇救習成故套甚屬可恨著奕經等會同劉韻珂確切查明嚴

行懲辦。奉化縣知縣金秀堃。著先行摘去頂帶。該縣營員。一併摘去頂帶。均聽候查訊。毋稍寬縱。又據奏先撥義勇。暫屯海甯口岸行營。即日移駐嘉興一摺。夷情多詐。知大兵全行赴浙。或徑由大洋先趨上海。使我兵救應不及。亦不可不防。著即照議選擇諳習水性健壯之人。在平湖乍浦一帶。暗伏各處。設逆夷有犯上海之信。即乘虛攻其巢穴。使不能北竄。彼時水陸夾攻。甚易得手。至鼈子門逼近海甯。尤宜防守。著即撥往現募勇壯千餘名。以資策應。將來即由此地分遣潛赴甯鎮。不致迂折。仍當嚴飭段永福督飭官兵。加意防守曹江。不可使逆夷再進一步。該將軍等現赴嘉興。儻逆夷竟敢竄入錢塘江內。著奕經等

即帶兵由乍浦追入江口。掩其歸路。此時兵勇僅敷調遣。自應先其所急。若再多派兵丁。分赴奉化等處。恐他處兵力反單。該將軍等務須妥為籌酌。毋令顧此失彼。前經降旨諭以兵丁如不敷調撥。即奏調陝甘所備精兵。迄今未據覆奏。著奕經等的量現在情形。果否須調此項兵丁。速行據實覆奏。又另片奏奉化縣知縣金秀堃。所稟監犯被搶等語。情節支離。殊難憑信。著與前情一併查明嚴辦。